

# 烟 纸

南北颠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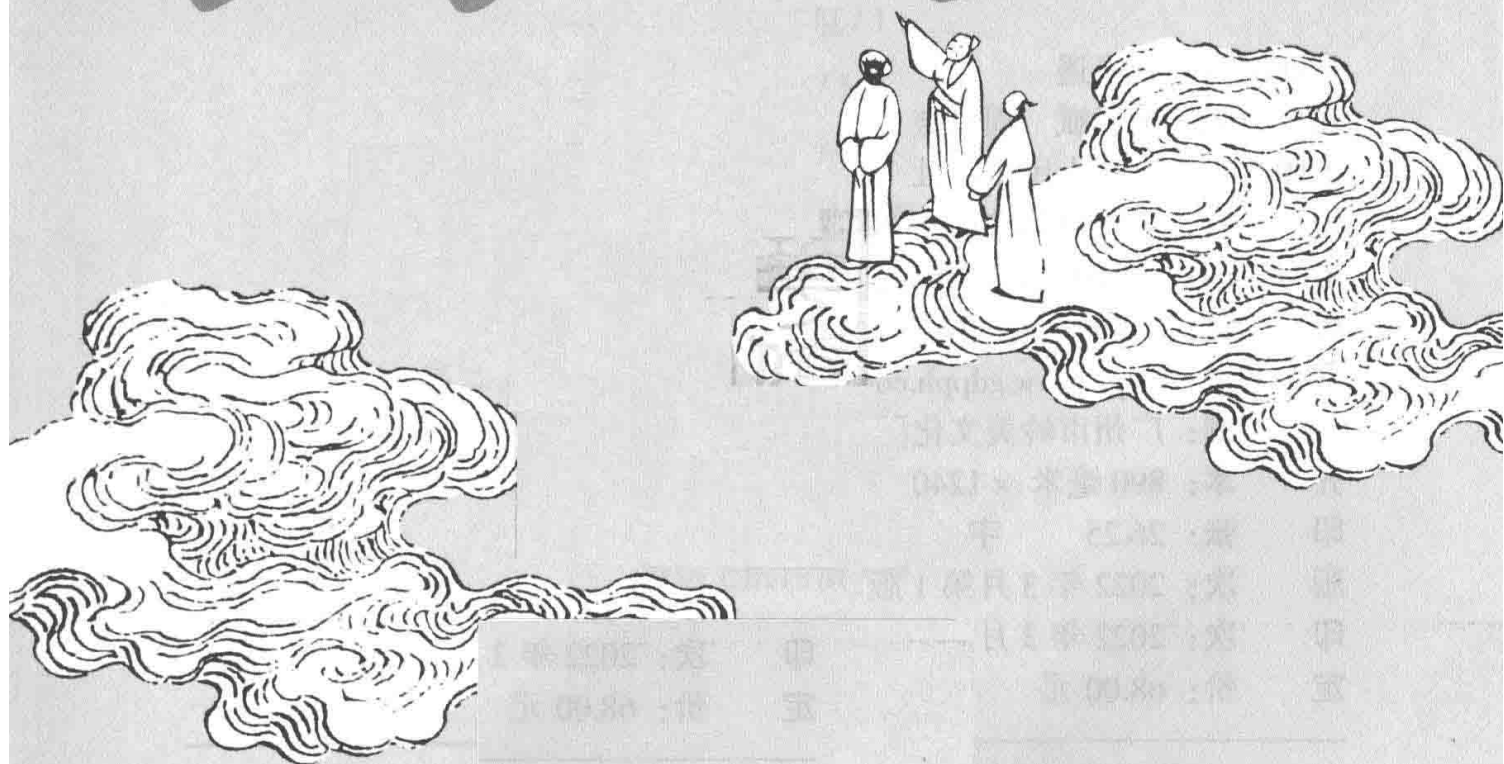
# 云 上



# 烟 纸

南北颠 著

# 云 上



SEM  
南方传媒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纸上烟云 / 南北颠著 . — 广州 : 广东人民出版社 , 2022.3

ISBN 978-7-218-15542-5

I . ①纸… II . ①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1) 第 264641 号

ZHI SHANG YANYUN

纸上烟云

南北颠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---

出 版 人 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 : 钱飞遥

责任技编 : 吴彦斌 周星奎

出版发行 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: 广州市新港西路 204 号 2 号楼 ( 邮政编码 : 510300 )

电 话 : ( 020 ) 85716809 ( 总编室 )

传 真 : ( 020 ) 85716872

网 址 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 : 广州市岭美文化科技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16

印 张 : 26.25 字 数 : 360 千

版 次 : 2022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2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: 6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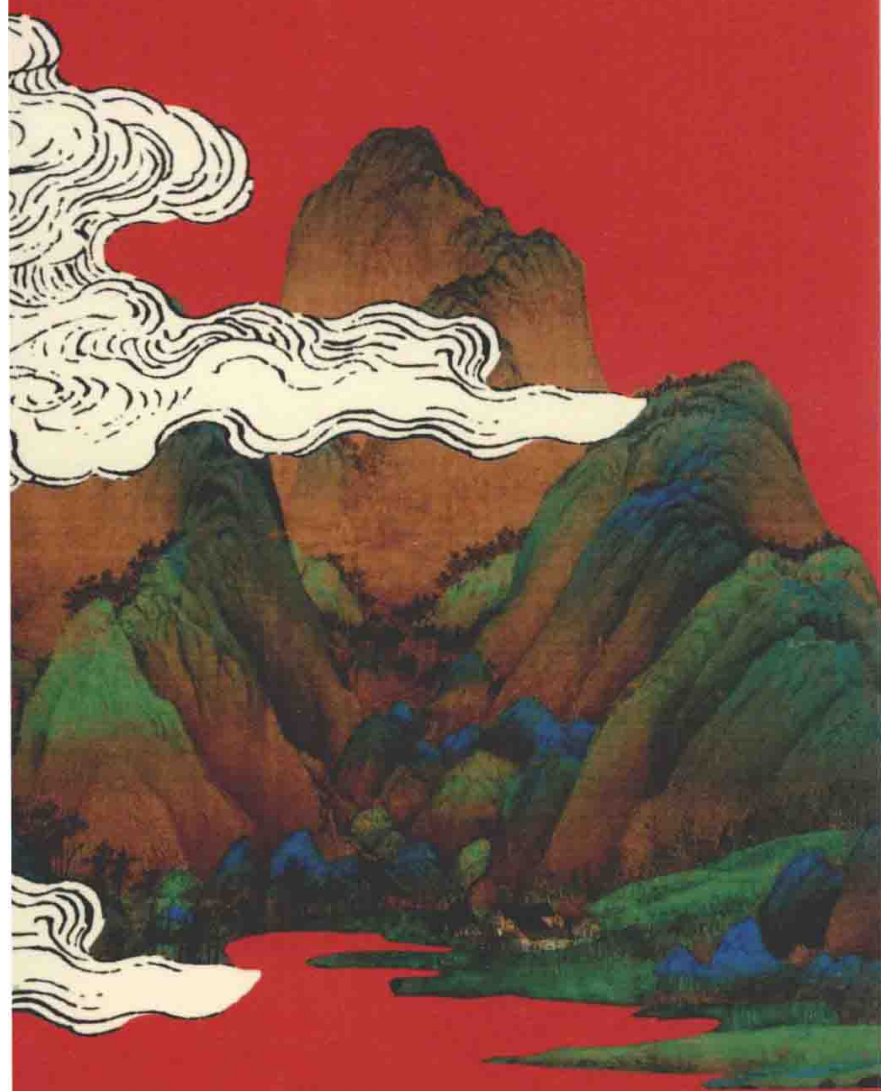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 020-85716849 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 : ( 020 ) 87716172

## 南北颠

中央美术学院毕业，研究古代书画鉴定，纸质文物修复师，从事文献修复工作。





打开抖音扫一扫  
添加本书作者@南北颠  
抖音号: 933029082  
直播画画、修复文物、写小说



## 第一章

## 画匠入职图籍司

## 一、千年古画遭厄

康熙皇帝披卷览图，千年古画遭厄受污

康熙四十六年，国泰民丰，天下安宁无事。

年初，康熙南巡的行辕从京城缓缓出发。行辕上将近千人，龙旌雉羽，热闹非凡。临行之际，皇帝命令太监携上十几件宫内珍藏的宋元书画。原来这康熙皇帝一生最是喜爱收藏古代书画，尤其嗜爱宋元时期的山水画。每次南巡，皇帝都要随身带上几件，以供途中时时把玩。

皇帝一路上游山玩水，兴致勃勃。四月十四日，行辕由苏州抵扬州，驻跸于天宁寺行宫。

四月的扬州已经是草长莺飞了，白日里春风和煦，夜晚渐有凉意。刚刚入夜，天宁寺行宫的一处暖阁中，香雾熏人，明烛高照。皇帝打开黄绸子龙纹缎面的囊匣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件两尺多高的大卷轴，指着引首的标签，对身边的一个妃子说：“静妃，你看，朕此次带来了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今日



也让你开开眼界。”

在康熙收藏的上千件古代绘画中，这一件北宋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最得他的青睐。这是一件尺寸极大的绢本设色山水画，全部展开竟然有三四丈长。

《千里江山图》中景象大开大合，气势撼人，细微处却极为精到，可谓“尽精微，致广大”。皇帝每次展卷细观，都不由得从心底里钦佩这位天才画家的神来之笔。何况这件作品不但画得出色，名字也极为顺耳。“千里江山”尽在咫尺之内，天下奇观，只在皇帝一握之中。想当年擒鳌拜、定三藩、平台湾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如今终于能坐稳了龙椅，把卷耽玩，心中不免得意非常，竟有一种睥睨天下之感。

皇帝轻轻抚摸着画卷上厚重的石青色，对静妃道：“这王希孟作此煌煌巨迹之时，年仅一十八岁，想来真令人匪夷所思啊。”

静妃说道：“皇上少年登基，执掌天下，铲除权臣鳌拜之时也不过十四岁，皇上才算是真正的少年英雄呢。”

康熙笑道：“你倒是会说话，本来是赏画，却扯到朕身上来了。”

静妃道：“若单论画，臣妾倒是更喜欢那些纯水墨的文人画，这《千里江山图》虽是宏大之作，但对臣妾而言，色彩过于艳丽了。”

皇帝指着画中石青色的山峰道：“寻常的设色画，倒也庸俗，只是这一件，颜色靓丽却又不失高雅。”



北宋 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局部

静妃抿嘴娇嗔：“圣上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但臣妾有个愚昧的见解：若论格调，青绿设色画还是不如水墨画，水墨画似更温润儒雅一些。”

皇帝倒是喜欢这妃子与自己争辩书画品评之事，他笑道：“水墨画不是不好，只是在朕看来，黑白两色，过于单调，更乏庄重大气的堂皇之象。”

静妃见皇上认真起来，也起了兴致：“皇上，您是天子，自然是钟情于堂皇气象，但若因此贬低水墨，以为单调，那臣妾可就不同意了呢——皇上岂不闻古人有‘墨分五彩’之说？”

皇帝瞪起眼睛嗔道：“朕当然听说过‘墨分五彩’的说法，只不过那是文人的比附罢了。水墨画乃是唐以后才有的，唐以前的高古之作，都是丹青重彩，难道你认为唐以前的先贤，格调都不高吗？”

静妃笑起来，仗着自己受宠，说话也大胆：“皇上，您说这话，臣妾可不敢苟同。唐以前的名迹，今已百不存一，未必没有水墨之作……”

皇帝装作生气的样子，一把抱住静妃，说道：“好你个犯上的妃子，你倒笑话起朕来了，倒显得你是个阳春白雪，朕是个下里巴人，今日就让朕这下里巴人，教训教训你这阳春白雪！”

静妃扭动腰肢，咯咯咯笑起来，用力要挣脱康熙。这两个人闹起来的时候，没注意到身边的桌子上的那柄掐丝珐琅高脚油灯。皇帝一不小心，胯部撞上了桌角，桌子剧烈地一晃，那柄油灯刹那间倾倒，灯油并着灯芯，泼洒在《千里江山图》上，火苗立时窜到一尺多高。

静妃顿时惊叫起来，皇帝也回过神来，慌忙间拽起身后罗汉床上的布幔，在画上一阵扑打，火光渐灭。在暖阁门外守候的太监听着里面声音不对，连忙推门而入，看到这景象，也呆住了。

皇帝本来就长着一张长脸，此时生气，脸拉得越来越长，面色也越来越阴冷。静妃偷眼看去，只见他的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。静妃从来没有见过皇帝这样生气，一时间竟然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倒是那太监反应敏捷，见了这情形，立刻跪倒在地，颤声道：“万岁爷息怒，保重御体，千万不要气坏了身子。这画再金贵，也不如万岁的身子金贵……”静妃连忙也跪下身，说道：“万岁，万岁，是臣妾眼拙手笨，不小心撞翻了油灯，请陛下治臣妾之罪……”

皇帝的面色逐渐缓和，他扶起静妃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朕怎么会怪你呢，这……这件事情……朕也是有责任的。”他扭头看向跪地不起的太监：“魏珠，你起来吧。”

这太监名叫魏珠，自幼进宫，伶俐乖巧，是跟了康熙皇帝几十年的贴身太监。魏珠抬眼望向桌子上的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只见画面正中心一处青绿设色的山头竟被烧出一个鸡蛋大小的洞，周围还有巴掌大一块黑色的油污，甚是扎眼。再看皇帝，紧锁眉头，长吁短叹，懊丧不已。

魏珠弓着腰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皇上，请恕奴才多一句嘴。这旷世名画，有了这点损伤，本来也是它命中注定的。更何况书画受了污损，均可修复，咱们宫里内务府的造办处就有工匠会修画，等回了京城，再寻能工巧匠，把画修好就是了。”

皇帝阴沉着脸，懊丧地说道：“你这奴才说得轻巧，以为朕对工匠之事丝毫不懂吗？寻常污损，修复起来自然容易，但这油污和火烧的痕迹，最是难以去除。而且耽搁久了，油污沁入绢丝，更是难以修复……”

魏珠说道：“皇上，自古以来，扬州就是能工巧匠聚集之地。陛下可以在扬州找个古画修复能手，令他把这画修好，不就成了吗？”

皇帝叹了口气道：“哎，毁得这么严重，要修好谈何容易。朕这千里江山……竟然被烧个洞，说起来也真是晦气。也罢也罢，魏珠，你赶紧传张廷

玉过来，朕要见他。”

## 二、连夜寻巧匠

左必蕃领命寻巧匠，吴墨林受荐入行宫

皇帝向张廷玉下了旨意，令其速办《千里江山图》修复之事。张廷玉是上书房大臣，素得皇帝赏识。他没有细问古画受到污损的缘由，立刻领旨而去，风急火燎地骑马赶往扬州知府住处。

扬州知府名叫左必蕃。自从皇帝驻蹕于扬州，左必蕃就没睡过一天安稳觉。皇帝一行将近千人，衣食住行都得由知府衙门照看着。扬州是两江总督、漕运总督衙门所在之地，四品以上的高官随处可见，更有巨富盐商聚集于此。于是三教九流、黑白两道汇于一处，平日里就搅得左必蕃不得安生。皇帝南巡至此，他更是提心吊胆，唯恐治下有一点风吹草动。

这天夜里，左必蕃躺在床上，心神不宁，左眼皮总是跳个不停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身旁的老妻讥讽道：“瞧你平日读那些养心悟性的圣贤书，都是狗屁，皇帝来了，还没有什么事情找你，你自己倒吓个半死，平时写字画画、读书养气的功夫，都不知哪里去了！”

左必蕃心里焦躁，懒得跟老妻辩驳。正在这时候，家里的仆人哐哐砸门，大声喊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，门外有个叫张廷玉的，只道自己是上书房大臣，定要见老爷。”

张廷玉的名字可是如雷贯耳，左必蕃一骨碌爬起来，喊道：“快快请张大人移步西花厅，看茶上座！”

不消一刻钟，张廷玉就将寻找修复书画工匠的详情告知左必蕃。左必蕃听罢松了口气：还好自己治下未出乱子。不过他心知皇帝的命令片刻也耽误不得，沉思片刻，立即拟出一串名单，令家中的仆人连夜去请名单上的人速来府中商议要事。

名单中的人都是扬州最知名的书画家。扬州乃东南辐辏之地，官商云集，书画交易极为繁荣，也就引得不少书画名家鬻艺于此，知府大人素喜舞文弄墨，常和这些文人骚客举办雅集，相互筹唱，因此他对当地知名的书画家相当熟悉。他虽然不知道扬州的修复名家有谁，但想必那些书画家一定知道去哪里找这修古画的巧匠。

左知府邀请的书画家们渐次赶来。左必蕃略陈事由，恳请大家向皇帝推荐修复名手。众人听罢，心中暗忖：若是推荐的人不合适，皇上不满意，怪罪下来，难保自己不受牵连。大家嘀嘀咕咕，交头接耳，始终不见有人挺身而出。一边的张廷玉眉头紧皱，越来越不耐烦，左必蕃观其脸色，心里也越发不安，更加焦躁。正此时，一个大脑门、细辫子的矮胖文人站起身，朝众人拱了拱手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诸位道友，鄙人有一绝佳人选，必能合了左大人和张大人的心意。若是此人不能胜任，恐怕整个扬州也无人够格了。”

众人立时不再言语，目光都聚集在这个矮胖的文人身上，此人名叫金农，表字寿门，号冬心先生，是名噪扬州的书画家。左必蕃连忙询问：“不知冬心先生所荐何人？”

金农晃着他那硕大的脑门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我所荐者，正是扬州东城柳树街头的吴氏裱画店的老板——吴墨林。”

左必蕃问道：“冬心先生可有把握？”

金农道：“大人放心，此人的修复技术已到出神入化之境，只不过是工匠出身，名声不显。”

左必蕃又问：“冬心兄可否再详细说说，此人技艺如何了得？咱们向皇帝推荐的人，万不可有什么闪失。”

金农从袖中取出一把折扇，打开后递给左必蕃和张廷玉，说道：“大人们请看，这把折扇上的画作，就是吴墨林的杰作。”

张、左二人凑近了观瞧，只见这扇子上贴着几张残破的拓片和书叶，上面布满了虫蛀火烧的痕迹。两个人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，大感疑惑。

金农笑道：“大人们请仔细观瞧，这扇子上的残纸并非拼贴而成，全部都是由吴墨林一个人画出来的。”

张、左二人吃了一惊，两人伸手去摸那扇子，又举起扇子对着烛火查看，方才明白扇子上的残破之迹，全部是手绘而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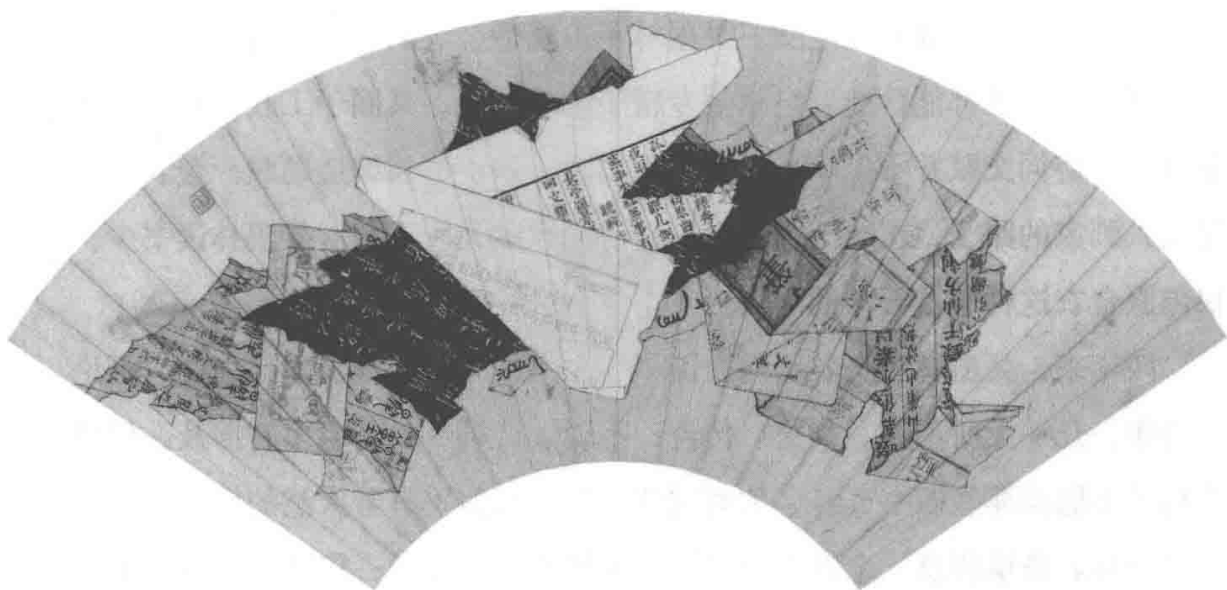
张廷玉皱眉问道：“金先生，此人的描摹功夫真是令人叹为观止，却不知与修复技艺有何干系？”

金农向张廷玉作了个揖：“大人平日里忙于国家大事，对民间的奇门左道，自然无暇关心，其实这世上的描摹高手，大多是装裱修复行当出身。吴墨林的模仿功夫，正是从修复技艺中锻炼出来的。”

张廷玉不解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金农继续说道：“古画修复，首要者在于补破。若是画中笔墨有所残缺，需要修复者接全笔意，将缺少的部分画出来。修复匠人必须领会原画的精气神，方能做到天衣无缝，让人看不出修补的痕迹。吴墨林描摹临仿的功夫如此了得，又熟稔那装裱的技术，因此若是遇到残破缺损的画作，自然也就难不倒他。”

张廷玉点了点头，一脸急切地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劳烦左大人和冬



《八破图》扇面

心兄，快去请这位吴墨林师傅来罢。越早越好，越快越好，此事耽误不得。”

金农起身领命。左必蕃从心底里感激金农，立刻让家中仆人为金农备马。

金农平素骑驴，很少骑马。知府大人家里的马跑起来风驰电掣，马背上的金农被颠的有点头晕。他回忆起自己与吴墨林的交往，不禁有些感慨。适才金农并未将吴墨林的详细情况全部讲出来。吴墨林除了是个修复匠人，还是一个造假贩子，二人结识，缘于一件伪作。

大约两年以前，金农参加了一次雅集，有人拿出一张题着自己名款的《墨竹图》，请他在画中空白处再题跋一首长诗。金农却认定自己从未画过这样一件墨竹。但看那画的风韵，古拙中带着巧劲儿，简直比自己画的还像是自己画的。金农大为吃惊，没想到这世上竟然出了这样的造假高手，同时也颇为得意，原来自己也小有名气，不然不会有人造自己的假画，后来又觉失落——画作被模仿得如此逼真，难道是因为自己的水平不高吗？金农立时对造假之人有了兴趣，经过明察暗访，费了无数功夫，终于得知这造假的正主，正是这吴氏装裱作坊的师傅——吴墨林，于是登门拜访。

吴墨林大概二十多岁，比金农小七八岁。金农上门自报姓名的时候，把吴墨林吓得面如土色。但金农却盛赞其画技高超，丝毫没有怪罪责难之意。两人一见如故，遂成莫逆之交。吴墨林不单能造金农的假画，古往今来的名家大师作品，他都能伪造。只是他专精于笔墨技巧，又囿于工匠出身，对四书五经、诗词文赋并不了解。所以作伪之时，并不擅长编造题跋。金农走的是文人画家的路子，贯通儒释道三家，诗词歌赋无所不精。吴墨林读书少，很佩服金农这种学富五车的文人。

两年来，吴墨林受金农熏陶，读了不少书，尤其是涉及古代书论、画论的著作，几乎无所不读。文史、传奇、小说、诗词一类，也多有涉及。但吴墨林最不愿读那些四书五经，他对这些经学典籍似乎有着天然的反感，觉得里面充斥着虚情假意。金农倒也赞同吴墨林的读书路子，毕竟吴墨林读书不为科举考试，全凭兴趣。

此时的吴墨林正在家中睡觉，迷迷糊糊之中被金农强拉起床，半天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他埋怨金农：“我说冬心兄啊，我干的这一行，求的



五代陈囊宋庠  
纸开轩画竹  
云舒其将  
盖草轻相比  
此是  
杨风子草书

全农画诗书

清 全农《墨竹图》伪作

是闷声发财，你这让我给皇上修画，一旦出了名，不就成了人家的靶子了吗？人怕出名猪怕壮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？”

金农道：“墨林老弟，兄弟我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你着想，我的苦心，以后慢慢说与你听。闲话少叙，你先跟我去见知府大人。”

吴墨林没办法，只得带上自己的修复工具，连夜跟着金农来到左必蕃的府邸。

### 三、吴墨林献技

施巧技完璧受嘉奖，抖机灵入职图籍司

张廷玉没有跟吴墨林过多寒暄，他三言两语说清楚事由，就带他前往康熙的行宫。行宫门口，太监魏珠早已等候多时。吴墨林之前从未见过太监，黑暗中想瞧得仔细一点儿，却又不肯直盯着魏珠。他刚刚听张廷玉说过，这魏珠可是皇上的贴身太监，其官品和知府大人差不多。

吴墨林暗自忖度：太监虽然被净了身子，但也享受了人间的富贵，有舍就有得。只是不知道太监没了那话儿，心里还会不会想女人。他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紧跟着魏珠飞快的步子，在行宫中经过重重守卫，七拐八绕，来到一间早已打扫干净的客房。两个膀大腰圆的满洲戈什哈护卫笔直地站在客房门口。

魏珠虽是太监，但身材高大，竟比中等身材的吴墨林还高出半个头来。魏珠见屋子里点着十几根蜡烛，灯火通明，安排的还算妥当，满意地点点头，一脸和善地对吴墨林道：“吴师傅，张大人想必已经跟您说清楚了，事不宜迟，别等着灯油沁进绢丝以致不可收拾，咱们这就开始动手吧。”

在扬州茶馆评书先生讲的故事中，太监大都因为身体残缺而性格乖张。吴墨林却觉得魏珠温文尔雅，谦和近人，想来民间评书都是臆造胡说。吴墨林转念又想，他现在对我客气，是因为我担着重要的干系，若我修不好，估

计这太监又是另一副嘴脸了。

他振作起精神，仔细看那案子上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他的老本行是修复，见过不少扬州书画家的作品。扬州的画家风格各异，什么调性都有，但和眼前的这件卷轴相比，自己曾经寓目的画作竟然都似蝼蚁一般不值一提。他心中暗想：那金农虽然一直自诩追摹古法，但估计也没见过宋元时期真正的好东西，若他现在看到这张画，大概要兴奋得发疯。只是不知道皇宫中珍藏的其他宋元精品，又都是什么样子？

魏珠见吴墨林直勾勾地盯着《千里江山图》，抿嘴一笑，督促道：“吴师傅先别忙着赏画，等您修好了，自有欣赏的工夫。”他又叮嘱门口的侍卫随时听从吴墨林的差遣，便离开了。

吴墨林平静心神，取出随身包裹中的马蹄刀，小心翼翼地将烧糊的绢丝略略刮薄一层，又从一个瓶子中倒出些白酒，用一团棉絮蘸了酒，缓缓地在那黑糊糊的油污上揉搓，油污竟慢慢移到棉絮中去了。接下来他又取出一个小面团和一瓶白醋，用面团蘸着白醋，在残留的污渍上反复按压滚动，转眼间油污处便干干净净。这是吴墨林的独创之技，他下意识地望向门口，担心有人偷看——自己的独门秘技，可不能让人随便学了去。

油污虽然已去除干净，但更要紧的是如何修补烧破的洞。这补洞的本事，也是他秘不外传的拿手绝技。他踱步到窗口，偷偷向窗外看去，门口两个戈什哈仍然笔直地站在那里，周围也没有旁人，于是他定下心神，开始粘补破洞，补全画面……

时间缓缓流逝，夜色褪去，东方的天际露出一抹微光，门口的侍卫也已经换了两拨人。吴墨林终于将破洞处补上新的绢丝。接下来的工作是“全色”，他调好青绿颜料，小心翼翼地一笔笔补全画面，除了所补画面的色彩略显鲜艳之外，几乎看不出修复的痕迹。

吴墨林长舒一口气，连夜的工作，已经接近尾声，还剩下关键的一步。只是这一步，还得确保没人看到，要是皇帝知道了这一步的程序，难保不会龙颜大怒。只见他偷偷摸摸用手指沾了点唾沫，在自己的胳肢窝里搓下来一点泥垢，然后用这点泥垢，在新补的绢丝上反复摩擦，那鲜艳的颜色慢慢就

没了火气。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不太满意，又用手指在头皮上磨蹭了许久，刮下来一点头油，涂抹在补绢上，反复数十次之后，新补的绢丝竟然被头油蹭出一点儿包浆的柔光，到这时候，才算大功告成。

前来查看修复成果的魏珠暗自吃惊，没想到这个民间艺人在短短的一夜间就做成这件大事。他急匆匆地端着《千里江山图》向皇帝禀报去了。

不过一刻钟的工夫，魏珠又折回吴墨林的客房，喜滋滋地对吴墨林说：“你可算是撞了大运，皇上要召见你，你赶快洗把脸，跟我去见皇上。”

吴墨林心里顿时一慌，大清的皇帝是何长相？是不是和年画里玉皇大帝似的？他还真的想去仔细瞧瞧，看清楚了以后也有了跟金农吹嘘的本钱。只是自己乃一介草民，不懂繁文缛节，恐怕在皇上面前失了礼。心中正忐忑之时，魏珠想起来什么，忙教给吴墨林面见皇上的礼仪。

吴墨林是个聪明人，一学便会。这礼节说起来也简单，无非是跪下磕三个头，起身再跪，磕三个头。如此反复三遍即可。吴墨林心下暗忖，这次给皇上修好了画，皇上一定会赏赐自己，大清皇帝富有海内，他的赏赐一定不薄。于是精神大振，决心一定把三跪九叩的功夫做足，让皇上看了欢喜。

魏珠带着吴墨林到了皇帝寝宫门外。一番通报之后，吴墨林被带入暖阁。皇帝正斜着身子倚靠在罗汉床上，周围几个当值的太监捧着香巾、漱盂、拂尘等物，随侍左右。屋内陈设极尽奢华，屋内香炉袅袅飘出麝脑的香气，闻之令人迷醉。吴墨林想起魏珠的吩咐，连忙行大礼。吴墨林跪在地上，只觉得膝下的毯子比自家的铺盖都要柔软。却听得皇帝呵呵大笑道：“哈哈！好一个巧匠人，抬起头来，让朕看看你的模样。”

吴墨林谦恭地仰起脸，眉目低垂，只敢小心翼翼地抬眼瞥一下康熙，心中不免大失所望。这皇帝也就和自己的邻居李老三长得差不了多少，只是略显得白净一些，清瘦的脸上生着一对小小的三角眼，尖下巴上长着稀稀拉拉的胡子，脸上还有麻子，比起扬州道观壁画上威严神武的玉皇大帝，差的实不止一星半点儿。

康熙端详着吴墨林，倒觉得这个工匠不似一般的匠人那般愚鲁木讷，这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面目清隽，眼睛不大，瞳仁却闪闪有神。下巴留着一小